

假使苏西堕落

「你为谁改变自己？」苏西答：「我自己。」
「你头一个要爱你，以及接受你，你必须学会与你相处。」

苏西

著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假使苏西
坠落



尔舒

著

本书简体字版经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、销售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14-1617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假使苏西堕落 / (加) 亦舒著. 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060-7366-0

I. ①假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8888号

假使苏西堕落

(JIASHI SUXI DUOLUO)

(加) 亦 舒 著

责任编辑：杨朝霞 庆 宇 李 娜
出 版：东方出版社
发 行：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邮政编码：100010
印 刷：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：2014年8月第1版
印 次：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：6.25
字 数：131千字
书 号：ISBN 978-7-5060-7366-0
定 价：25.00 元
发行电话：(010)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，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拨打电话：(010) 64258127



因为亦舒，我们在一起 亦舒书友会，期待您的加入……

真诚感谢您购买本书，请您将本卡片背面各栏填写后，通过以下方式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
- ① 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，加关注，并将卡片详细内容，发送至“亦舒·品读”微信，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- ② 通过电子邮件，将卡片详细内容发送至yishushuyouhui@163.com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- ③ 通过邮寄方式，将本卡片寄回我公司地址，申请加入亦舒书友会。



成为亦舒书友会会员，您将：

- * 第一时间接收到亦舒新书出版信息，了解亦舒新书动态
- * 我们将定期抽取幸运会员，赠送精美礼品（亦舒精美书签、语录、卡片……）
- * 参与所在城市亦舒品读交流活动，和广大亦舒迷一起座谈，分享……
- * 有机会参与亦舒签名售书活动，与亦舒面对面交流

亦舒书友会会员登记卡

请您认真填写以下每一栏

- * 姓名: _____
 - * 性别: 男 女
 - * 出生年月: _____
 - * 学历: 高中及高中以下 专科或大学 研究生以上
 - * 职业: 学生 资讯 传播 行销 服务 金融 自由 其他
 - * E-mail: _____
 - * 联系电话: _____
 - * 地址: _____
 - * 邮编: _____

 - * 您购买的书名: _____
 - * 您读亦舒多久: _____
 - * 最喜欢的亦舒作品: _____
 - * 最爱亦舒的一句话: _____
 - * 喜欢亦舒的原因: _____
 - * 您从何处得知本书消息: 书店 网络 报纸 杂志 他人推荐 其他
 - * 购买方式:
(1) 书店: _____省_____市_____书店
(2) 网上购买: _____网
(3) 其他: _____
 - * 您的建议: _____
-



和元文化
Heyuan Culture Company

北京和元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北京红书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 84064770

传真: 010 84064770

E-mail: hongshufang@vip.sina.com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中路锦绣园A座1205室

邮编: 100027

那一通重要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苏西正在开会。

她只是宇宙广告公司的中等职员，因为客户实在麻烦，已经不能维持笑容。

秘书轻说：“苏小姐，一位雷家振律师找你，一定要亲自与你讲话。”

上司老陆立刻发作，“叫他留言，苏西你稍后复他，我们正忙呢。”

苏西不是个不识相的人，可是一听是雷律师，立刻说：“这是我一个重要电话。”

竟不理老陆弹眼碌睛，自管自站起来走出会议室。

“雷律师，我是苏西。”

“苏西，他们决定下午四时到我办公室听遗嘱内容，你准时到。”果然是等了近一个月的消息。

“苏西，假如你得不到什么好处，请勿失望。”

苏西吸进一口气，“我明白，我原本不贪图什么。”

雷律师笑，“我很了解你。”



苏西回到会议室，发觉气氛更僵。

她只想速速结束会议赶到雷律师那里去，于是干脆地对那个客户说：

“王先生，你是书店老板，小说一到手，便知优劣，毋需征求民意，可是，广告你是外行，你说的主意，做出来也不好看，观众会觉得老套，在这方面，我们是专家，请信任我们，由我们把大纲做给你看。”

那位主观甚强的王先生面色大变，由红转白，会议室里有刹那沉寂。

老陆看了苏西一眼，也好，他想，这宗小生意不做也罢。

生意无所谓大小，至要紧合作愉快。

王先生却点点头，“苏小姐你说的对，你尽管把大纲先做出来吧。”

苏西松了一口气，朝老陆笑一笑，“王先生，你放心，这一连串推广计划一定有助销书。”

“我们只是小本经营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苏西把客户送出门去，连忙披上外套，抓起手袋。

老陆急问：“喂，你又开小差？”

“我真有要事。”

老陆蹬足，“苏西，我记你大过。”

苏西停住脚，转过头来，“家父遗嘱今日公布，我非第一时间知道内容不可。”

老陆耸然动容，他约莫知道苏西的身世，“那你速去速回。”

苏西赶了去。

银行区步行比乘车快，她走了十五分钟便到雷律师事务所。

雷家振是好人，这些年来，从来未曾小觑过她们母女。你要是知道看低一对孤苦的母女是何等样容易，你就会佩服雷律师为人。

苏西早到。

雷律师亲自迎出来。

她一脸笑容，上下打量苏西。

“去梳好头，补一补妆，一会儿他们整家会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雷律师脱下她戴着的钻石耳环交给苏西，“这会使你亮丽。”

苏西轻轻叹口气，真是个好心人，不想她太过寒伧。

她到化妆间照镜子，荆钗布裙的她浓眉大眼，若有时间金钱大肆修饰，想必另外一种味道，可是早上出门，已经劳碌了整日，此刻外形有点野性难驯。

苏西梳好一把天然鬃发，这把头发一遇潮湿，即时失控，好比海藻。

她戴上钻石耳环，抖了抖衣服，走出去。

他们一家已经到了。

浩浩荡荡四个人，母亲与一子两女。

年纪都比苏西大，端坐雷律师对面，苏西推门进去，他们只佯装听不见。



他们连头都没抬，只当苏西透明。

多年来苏西都承受着同一待遇，气馁之际也十分气恼，可是这种感觉已随父亲辞世而烟消云散。

她丝毫不介意，挑后边角落一个位子坐下。

她们三母女穿戴是何等整齐。

剪裁考究的套装，名贵而不矜夸，配各式珍珠首饰，苏西最喜欢那套黑南洋珠项链耳环，正好在这种场合佩戴。

雷律师咳嗽一声。

“人都到齐了。”

没有人应她。

雷律师开启了一只棕色大信封。

“这份遗嘱，立了有三年，一直存在我这里。”

她取出文件。

办公室里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。

苏西感觉有点悲凉，上一代恩怨已随着生命结束消逝，今日即使一无所得，她也无所谓，当然，他们会笑她，但她并非一个敏感的人，她有更实际的事情需要料理。

雷律师轻轻读出遗嘱：“我，苏富来，是一个小商人，经营电子零件生意，娶一妻一妾，妻李福晋生一子苏进，两女苏近、苏邈，妾黄遥香已离异，生一女苏西。”

雷律师读到这里停了一停。

一个人的一生，原来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交待。

苏西轻轻叹息一声。

在静寂的办公室里，吁气声清晰可闻。

众人动也不动，苏西坐在他们后面，觉得他们似石膏像。

雷律师读下去：“李福晋及黄遥香生活细节早另有安排，不劳我再操心，因此，我将财产平均分为四份。”

此言一出，苏太太李福晋第一个嚯地转过身来，脸色如锅底般黑，怒不可遏。

苏西张大了嘴，说不出话来，太意外了，父亲并不喜欢她，几次三番，同她说话，往往头也不抬，眼睛看着别处，令她难堪。

可是到头来，他办事公允，苏西泪盈于睫。

雷律师读下去：“承继我的遗产，还有一个条件，你们四人，不得堕落。”

听到这里，不要说是苏西睁大双眼，莫名其妙，连雷律师都露出些微狐疑之色。

他们四人更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

“最大的堕落，便是怀疑我这份遗嘱的真实性，违者立刻失去继承权。”

他们马上静下来。

“由今日起算，一年之内，由雷家振律师及我好友朱立生公证，凡有行为堕落者，遗产即被充公，分予其他子女。”



这时，苏西实在忍不住，冲口而出：“什么叫做堕落？”

只听得苏近与苏遇也问：“对，堕落有什么标准？”

“在这一年内，各子女可支遗产的利息使用，我财产不算丰厚，每人约可分到一千万美元。”

遗嘱已宣读完毕。

苏进嚤地站起，“这张遗嘱有问题，我会找律师来研究，家父生前，明明向我暗示，财产将分两份，我是家中唯一男丁，占一半，两个妹妹分剩下那一半。”

雷律师忽然拉下了脸。

苏西从来没见过她这般凶神恶煞样，只听得她一字一字说：“苏进，你若对亡父的意愿一点尊重也无，我会与你周旋到底。”

苏近也大怒，推翻了一张茶几，“那三几厘利息，叫人如何运作？”

雷律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或者你可以考虑学苏西那样，找一份工作，自食其力。”

苏进一阵风似刮走。

苏西端坐不动。

苏近与苏遇扶起母亲，走出办公室，走到门口，母女三人一起转过头来瞪着她。

那眼光，同她们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：轻蔑、厌恶、妒忌、忿恨，以及一丝好奇，当她似动物园一只不知名的小牲畜。

她们终于走了。

雷律师说：“来，喝一杯庆祝一下。”

苏西定一定神，抬起头来，接过香槟，一饮而尽。

“什么叫做堕落？”

雷家振微笑，“触犯法律，也就是堕落了。”

“吸毒呢？自杀呢。”

“别担心，虽无一定准绳，社会总有公论。”

苏西又问：“苏进会不会搞事？”

“他若轻举妄动，你的财产便会增加。”

“假使我们四个人都堕落呢？”

“那，有几间大学的奖学金会因此得益。”

“这一年内，我该如何循规蹈矩？”

“苏西，做回你自己就很好，现在，回家把好消息告诉你母亲。”

“谢谢你，雷律师。”

苏西先回广告公司。

老陆迎出来，“怎么样？”

苏西笑着反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老陆端详她，“呵，”他喊出来，“苏西，你已是富女了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

“你要辞职？”

“不，我会做下去。”



老陆堆上笑容，虚伪的诚意似蜜糖般自他的皱纹里涌出来，“那真是我们的荣幸，你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客户。”

“首先，我要告假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处理财产是非常棘手的事。”

苏西真想问他：你怎么知道，你有经验？

苏西开着小小日本车赶回家去。

母亲坐在露台上看风景，声音有笑意，“分到你那份了？”

“雷律师已知会你？”

“是，她很满意安排。”

“妈，你呢？”

“一个女孩手边有妆奁总是好事。”

“妈，从此以后我可以罢买日货，置欧洲跑车了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

“妈，你高兴吗？”

“我替你开心。”

苏西追问：“你自己呢，母亲，你自己呢？”

她哑然失笑，“现在你经济独立，不劳我挂心，下个月我可以乘轮船去环游世界。”

“乘伊丽莎白二号。”

“不必如此豪华，水晶号已经很好。”

苏西开怀地笑。

“可是，苏西，你要小心，你不能堕落。”

“不会，堕落也不是易事。”

“苏西，你太天真了，一个人甚易堕落。”

“我不相信。”

“嫁人为妾，即十分堕落。”

苏西不语。

她母亲苦笑，“去，去选购欧洲跑车。”

她站起来，身段高挑，同苏西一个式样。

“我约了人打桥牌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”

“你不想知我得到多少？”

“一切都是你应得的，你也是他的女儿。”

她出去了。

苏西知道母亲想借故静一静，今天这件事勾起太多回忆，她一定感慨万千。

累了一天，在雷律师处喝的香槟又冒起泡来，苏西躺到长沙发上去，不消片刻，已经熟睡。

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。

因为担心，也与心理医生谈过梦境。

开始的时候，梦见她自己走进一个客厅。

苏进、苏近与苏邈都已经坐在那里，这不稀奇，可是突兀的是，他们是成人，她却还是小孩。



约七八岁模样，穿着不十分合身的裙子，白袜子老是滑落，头发也没梳好。

她尴尬地站在一个角落，不知道为什么来，也不知道需见什么人。

忽然听见苏近与苏邈咕咕笑。

当然是笑苏西。

苏西本来不叫苏西，父亲叫她苏邈，一样有一只撑艇，只是少了一点。

母亲在填写出身证明文件的时候，沉默地、固执地只写了一个西字。

自此以后，连名字也成了笑柄。

苏近与苏邈是那样喜欢取笑人，事实上，她们的嘴至今尚在原来位置上而没有笑歪，堪称奇迹。

苏西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，不久她会醒来；可是仍然难堪羞愧到极点，梦与现实何其接近。

只听得苏近笑道：“浑身都是毛，简直似只动物。”

梦中，她们每次取笑讽刺揶揄的题目都不一样，内容却保证一般精彩。

“你看她那头发眉毛，简直黏在一起，手手脚脚黑墨墨，一看仔细，也是汗毛，哈哈，是个毛孩。”

“猴子。”

“猢猻。”

“齐天大圣！哈哈哈哈！”

无论她们说什么，苏西总是开不了口，承受着无限屈辱。

她试过在梦中挣扎张嘴，可是只能发出哑哑之声，似只乌鸦，急得她热泪直流，于是引起更多耻笑。

心理医生同她说：“你已经长大，不必理会出身，鼓起勇气，开始自己的生活，庶出有什么关系，你一旦耿耿于怀，自卑不已，这噩梦终日会折磨你。”

真是分析得好。

苏西叹了一口气，正想自梦中走出来，忽然之间，她看到自己的手脚身体迅速长大拔高，在数秒钟内变成一个大人模样。

噫，苏西不再是七岁，苏西已是二十三岁。

接着，她呀地一声，发觉会得开口说话。

她指着苏近，“你！”

苏近吃惊地抬起头看着她，这是谁、什么时候进来、怎么会得站在门角。

“哎呀，是那个女人的女儿。”

“我叫苏西，”她一字一字说出来，“苏——西。”

她踏前一步，握着拳头。

苏近与苏遇害怕了，姐妹搂作一团。

苏西甚有快感，想挥舞拳头，作一次大突破，可是铃声大作，甚为吵耳。



刹那间，她醒了。

哎呀，这是一个好梦，她真不愿醒来。

“是小西？”母亲的声音。

“是，妈妈，我在沙发上睡着了。”

“小西，我很替你高兴。”

“我知道你会。”

“好自为之，切勿堕落。”

苏西由衷地笑出来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去探望司徒医生。

司徒是个英俊温柔的年轻人，现代译梦人，而且会替客户保守秘密。

他听完苏西叙说，想一想，“你已得到释放，不再自卑。”

苏西很安慰，“我相信如此。”

“不过，一个真正不介怀的自由人，不会做这种梦。”

“这个我也懂，从今以后，轮到他们梦见我挥舞着拳头分掉他们四分之一财产。”

司徒耐心他说：“不，也不是那样。”

苏西静下来，“应该如何？”

“应该心胸里完全没有那一家人，你才会得到真正释放。”

苏西释然，“这是至高境界，明镜本非台，向来无一物。”

司徒也笑。